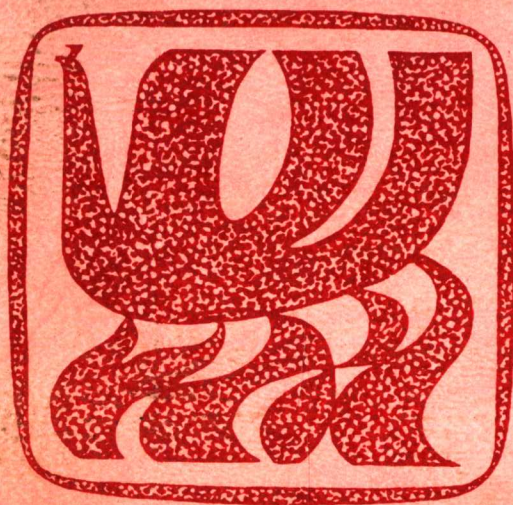


王安忆

重建象牙塔



CHONGJIAN XIANGYATA

上海远东出版社

总体策划 陈思和
李 辉
策划编辑 杨晓敏
责任编辑 张国伟
装帧设计 王月琴
责任出版 马蓓华

· 火凤凰文库 ·

重建象牙塔

王安忆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订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上海长阳路 147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邮政编码 200082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5

千字:154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80613-483-2/G · 475

定价:14.00 元



我这个人常常改变，但写作是我一生的决定，我不会改，因为对我再没有更合适的了。

纪实笔记(代序)

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是以虚构为职责。现实的材料放在面前,总是要以虚构的眼光去挑剔,挑上的用于小说了,挑剩的便闲置起来。还有一些特别好的部分,因为难得便死活也要用进虚构,明知有时候是不那么合适的。尤其是在这世界日益物质化和现实化,虚构日益成为一桩难事的今天,材料的问题便显得要紧起来。和所有的资源一样,虚构的资源也日渐紧张。所以,我不得不格外珍惜材料,几乎难得有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可以留作他用。这也是我很少写散文的缘故,而我又向来以为散文是必须以纪实为前提的。

我的散文大都是在这样几种情形下写的。最好的一种情形是当我获得一种材料,我竭尽虚构所能也无法超越它的真实面目,比如《寻找苏青》。苏青的形象,通过她的作品传达给我们的,是向我们有限的想象力的挑战。集我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无法提供更多更好的含义,来虚构一个超越苏青的苏青。苏青的创作是比张爱玲凡俗得多,几乎是纪实的了,可她在变故中的人生要比较规避的张爱玲来,更带有着一种不真实的虚构性质。虚无的张爱玲大约想不到她的死竟会给这现实的人世提供那么多闹腾腾的谈资,这其实是一个写实的结局。而实打实的苏青则悄然冥

灭，汇入时间的长流，待人们想起，已是此苏青非彼苏青了。张爱玲的处身寂寞与苏青的置身世俗，很使我想起一句话：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苏青就是个大隐。还有《陈凯歌与〈风月〉》，与其人一起创作《风月》的过程颇像是一部描写思想劳作的小说，这也使我感到无法以虚构代替。这样的东西是必须以纪实为要的，因为它需要以“真实存在”来说服人们相信和承认它的奇特性质。当人们赞美一盆假花时，是因其像真花，而赞美一盆真花时，则往往因其盛开美妙得像假花。我说的这类材料，便有些类似后者。这是我写作散文的最好的情形，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八分要靠运气。

次一等的情形是，使用那些不成大气候的边角料，带有废物利用的性质。像《男子汉成人》、《墨尔本行散记》就属于这类的。当然，即便是废物，也还是有一种情绪上的冲动。这种冲动往往是急欲想要说话，所说的话呢，又是日常的话，说是写作，其实更像和朋友聊天，聊天中激情上来了作演讲的那种。肚子里有些气，要发泄出来，还自以为有些不为世人共知的道理，也想发出来，当然，快乐也是有的，但快乐常常是很吝啬地要一个人享用的，不大会急着开闸释放。这种散文需要抓住时候，时候一过就没心情了。而我又是一个做事情比较讲计划的人，所以这些散文我写得最少。

还有一种情形也是有话要说，但说的话却要严重得多。那就是发表对某些作品的看法。这种话其实是很难说的，可却偏偏是我迫切要说的，带着些沉不住气的意思。说这些话其实也不是我的职责，那应该是评论家们的事情，可我却遏制不住也要出来论一论的欲望，并且还带有要和什么人争吵一通的激情。这实在是

很不冷静也很不聪明的。这就好像自己从虚构的掩体里跳出来，裸露出孱弱的思想。原本我们是很安全的，虚构蒙住了人们的眼睛。然而，思想的劳动十分吸引我，单是以虚构来实践还不够消耗我的热情，我还渴望一些面对面的工作，真枪实弹似的。这类文章我都写得格外认真而且吃力，比如《我看短篇小说》、《无韵的韵事》和《我们以谁的名义？》。我还喜欢写一些思想性的人物，写这类人物，确有种与思想赛跑的艰苦的快感，如我在《重建象牙塔》中所说的。不过，这类文章实在不好写，要说写，其实也只写了一篇，就是《重建象牙塔》。

在这本书中，还收进了一些对话。“对话”是含有危险性的。它也是从虚构的幕后走到前台，并且直接地叙述虚构的事实。它吐露你的隐衷，有些真相大白的意思。由于虚构过程不是全然的理性，有无意识的加入，所以，你的隐衷其实不那么真实，多少含有误解。再加上对话的那一方的观点难免还会牵着你鼻子走，有时候为了应付眼前，会顾此失彼，前后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种对话往往会成为人们向你置责的材料，下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这些都不要紧，像我这样一个珍惜自己思想的人，为要不使它们流逝，是甘愿承担一切风险的。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

目 录

纪实笔记(代序).....	1
---------------	---

第一辑

无韵的韵事

——关于爱情的小说文本.....	3
------------------	---

情感的生命

——我看散文.....	8
-------------	---

《乌托邦诗篇》序	31
----------------	----

重建象牙塔	32
-------------	----

残疾人史铁生	38
--------------	----

寻找苏青	42
------------	----

学习笔记	52
------------	----

陈凯歌与《风月》	63
----------------	----

《背叛》的彩排	75
---------------	----

我们以谁的名义?	78
----------------	----

关于母爱	82
------------	----

关于“死”的文章	84
上海的女性	85
上海方言剧里的人生	88
男子汉成人	90
服装一二三	100
墨尔本行散记	104

第二辑

两个六九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

——与陈思和对话	127
----------------	-----

妇女问题与妇女文学

——与台湾作家李昂对话	142
-------------------	-----

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

——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	155
-------------------------	-----

我做作家,是要获得虚构的权力

——与台湾作家张灼祥对话	173
--------------------	-----

感情和技术

——与复旦大学中文系九一级学生对话	178
-------------------------	-----

更行更远更生

——答齐红、林舟问	190
-----------------	-----

形象与思想

——关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对话	204
-----------------------	-----

第一辑

无韵的韵事

——关于爱情的小说文本

有一个问题，爱情为什么是千年万代的好主题？大约因为它是最具人间面目的幻觉。这幻觉一般是产生于两种创造者手下，一是第一流的，二却是末流的。这虽是处于两极，可都是醉心于幻觉的人。这是制造现实神话的好材料。最平凡无奇的人性里，都会有那么一点爱情冥想，可供制作传奇。它天然是艺术气质的，具备一些双重的特性，尤其对我们小说的胃口。它既有现实的一面，又有精神的一面，特别合适小说这种东西。因小说所使用的材料，是那样现实的一种：日常化的语言以及日常化的逻辑，前者是相对诗而言，后者则相对神话。而小说却又又是从现实上剥离出来的一个存在，是创作者的精神所在。用爱情来作小说的题材真是再恰当不过。那么，第一流的幻觉和末流的幻觉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这大约类似信仰和迷信的区别。你看，他们同样是进庙堂，同样是顶礼膜拜，心里念叨的可不一样。如果他们都说出声，我们便可听出前者是虚，后者是实，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前

者空泛，后者有内容。前者寄托的是一些茫茫然的类似于生死的问题，后者却都有名有目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心愿都是心愿，前一个不着边际，后一个主题明确。同一个“信”字，信仰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信它有它才有。迷信信的却是现世现报，最远也就是来生来世了。

爱情制造的幻觉也是有两种的。先说那末流的一种吧。这是人生的美梦，听说过那个故事吗？贫穷的老妇想象皇后娘娘的好日子，晌午觉醒来，叫一声太监，拿个柿饼来吃吃！人生美梦其实也有些类似，类似的是穷尽想象也达不到的那个意思。比如那些畅销的言情小说，极尽罗曼蒂克之能事。神奇的邂逅，戏剧性的转折，再加上苦尽甜来的结果，极力成就一桩天上人间美事。它是美梦，也是白日梦，有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但这样的美梦也很好，它可调剂我们平凡的生活，添些甜酸苦辣的作料，也是缺什么补什么的。说它是梦，其实是梦的外表，里面那芯子还是现实的芯子。第一流的幻觉却是另一回事了。你可以说它是梦，却不是凡人可及，它带有神灵之境的含义。它甚至有些接近空中楼阁，有虚无之感。它用爱情作材料所建的那个东西，其实已经不是爱情，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评介《呼啸山庄》时说的“有爱，然而却不是男女之爱”。它的外表也是梦，芯子里却是超凡脱俗的光。同样也是神奇的邂逅，戏剧性的转折，或再加上苦尽甜来的结果，构筑起的世界却完全是另一个。因为是出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这状态无论是成分还是数量，都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是爱情写作者的两种极端的状况。

《背影》、《爱过》、《残红》三篇爱情小说显然这两种都不是，它们是在这两种之间。它们是清醒的，直面人生现实，是有些“批

判现实主义”成分的。它们驱散了人生美梦的迷雾，寻觅着真相。它们比较严肃，比较深刻，也比较有经验。它们展示的是现实，而不是幻觉。它们要人们睁开眼睛，看明白爱情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它们所描绘的爱情图画全然没有那种甜蜜的颜色，也没有脂粉的气味，在这方面，它们的爱情图画甚至是比较现实的平均值还要低几度调的。它们是些令人扫兴的图画，有些细节甚至称得上是残酷的。它们倒没有卖弄的意思，苦衷都是真实的苦衷，并非庸人自扰。它们确是没有庸俗气的，爱情难免摒除的俗丽情调在此一概没有，它们力图告诉的，就是真相。因为他们都是态度严厉的作者，他们还有那么点少年老成似的，硬要使自己的心肠铁起来，将温情清除出去，“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样子。尤其是《残红》那一篇，温存地讲述着一个无情的故事，可这也是它比其他两篇都有诗意的原因。它的结局更叫人惋惜一些，也叫人同情一些，有着一些少年伤痛。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情竟成了一桩麻烦事。它本来应当是凡俗人间的一个超脱或者神游，结果却成了麻烦的焦点。我们是在什么地方错过了它？或者说是它错过了我们？现在，爱情成了俗世里的一部分，它简直成了俗世的一个窥眼点，通过它，我们看见了这世界里的人，欲望是多么高涨，他们什么都想要，鱼和熊掌都要得，他们也不是光想不做，都有行动能力，说干就干。牛伯成的《背影》是突出的一篇，据说编辑部曾建议将题名改为《明白》，说它“明白”，它可真是明白。什么都合情合理，有根有源，是存在就要承认。软弱要承认，自私要承认，背叛要承认，反背叛也要承认，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我们对于爱情，还有没有理想了呢？

这俗事缠身的爱情，叫我们说什么好？这是一代成熟的爱情家，把它看了个透。他们对我们是有教育的，要我们不必对爱情抱有幻想，他们继承着鲁迅先生的《伤逝》的传统，将人生的附丽进一步粉碎。他们对于认识人生、生活和社会，是有帮助的。他们确是要比言情小说家站高了，言情小说可说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他们则是要唤醒人民的。他们将爱情美丽的外衣剥了下来，透出现实的实质。这是脚踏实地的一代浪漫家，他们早已放弃了拔着自己头发要飞上天的愚蠢努力，这也是这个世界日益走向现实的表征。这世界日益积累的文明已经解决了那么多神秘的事情，知识填塞了我们的头脑，占据了未知的空间，我们热衷于发现这世界，而不是想象这世界。这世界所提供的资料均是现实的资料，这资料真是多得了不得，满满腾腾，遮住了我们的眼睛，要对付这些可视可见的东西已经来不及了，哪有功夫顾及那不可视不可见的？我们忙着为这现存的世界写照，你说你是真实，我说我是真实，有的是堆积起来看世界，有的是打散开来看世界，有的追根溯源，还有的过河拆桥。总之，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这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呢？这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

爱情其实是这现实资料中最具有飞翔性的资料，它带有神思的性质，它是从心灵出发的一种状态，大约是现实行为与灵魂最为接近的一种。它其实是可以制造奇境的，就看我们的力量够不够。爱情是能够聚集起人性中最精粹的部分，去创造一个腾空飞越的空间，是那末流作者的言情小说害了它，把它变成了俗人的梦，然后等待着严肃作家去揭穿它的谎言。因它的不拘形骸的精神特质，它的奇迹总是令人信服，我们何不用它来创造一个超

越的世界？我找不到比弗吉尼亚·伍尔夫更好的语言来描写这种能力和这能力所达到的效果，那就是当她形容艾米莉·勃朗特的时候，她说：“她朝外面望去，看到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世界，于是她觉得她的内心有一股力量，要在一部作品中把那分裂的世界重新合为一体。”我理解，“她朝外面望去”的那扇窗口，就是爱情。爱情对现实的超越性，使它具有粉碎现实的能力，就看我们创作者有无容量和坚强，来容纳与培育这种强大的能力，这就是《呼啸山庄》。我以为到今天为止，它还是爱情故事的典范。

其实，爱情的特质说到底，就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已成为一句俗话，人们将它当作与“现实主义”的相对面而提，只是一个品种似的，岂不知它是一切艺术活动的起源与根本，这也是因“小说”这东西的现实外衣而影响的，混淆了视听。并且，这已是一个要为“浪漫主义”而害羞的时代了，现实攫住了我们的心，即便是“爱情”这东西，都成了一桩现实。要说，冥冥中也是不满意，不满意怎么办？我们便回过头去，到起源的地方去找，找那些最初状态的，以感官冲动为形态的爱情，是企图摆脱现实的羁绊。可是我们回到原地，是为了重新出发，走得更远。所以我们必须聚集起力量，奔跑起来，以至飞上天空。那里真的有一个奇境，是高于我们所立足的这个世界，像神光一样，照耀我们生存的空间。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

情感的生命

——我看散文

我说的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那种最明显区别于小说和诗的东西。它好像没什么特征，我们往往只能用“不是什么”来说明它是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它其实是文学创造中最接近于天然的缘故。它完全不通过虚构的形式。我以为小说和诗都是虚构的产物，前者是情节的虚构，后者是语言的虚构。而散文在情节和语言上都是真实的。它在情节和语言上都无文章可做，凭的倒都是实力。

先说它的文字。它使用的是通常形式的文字。在白话文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它是日常说话的形式。而在文言文为书面语的时代，我们虽不能够说是“说话的形式”，但也可肯定是日常使用的形式，比如说书信吧。它不是诗、词、曲、令那样在一个特别规定的环境中，可说是再造的语言，也就是虚构的意思。即便是现代诗，韵脚格律全卸下了，可依然摆脱不了那个特别规定的环境——诗的环境，在此，你可用不同于平常的声调说话。好比先锋戏剧，把舞台移到了观众席里，它也还是塑造出来的人生，连